



当清冷医科少女
遇雅痞电竞少年

从青梅竹马
至相守白头

我曾穷尽一生，没有选择
所幸青春遇你，便是命运

随书
附赠

人物立体书签
内附全新番外

薄荷迷

著

与绿洲 冰川

Oasis
and
Glacier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

中国环境出版社

环境工程

——

环境工程



环境工程

与绿洲 冰洲 川三



中国环境出版社

绿洲 与冰川

Oasis
and
Glacier

薄荷迷 著

我曾穷尽一生
没有选择

所幸青春遇你
便是命运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绿洲与冰川 / 薄荷迷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-7-5594-1475-5

I. ①绿… II. ①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99821号

书 名	绿洲与冰川
作 者	薄荷迷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林玉婷 黑豆豆
责 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 字 编 辑	黑豆豆
责 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毫米 1/16
字 数	348千字
印 张	20
版 次	2018年1月第1版,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1475-5
定 价	32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- 001 | **第一章**
青春从遇见你开始
- 023 | **第二章**
低头不见抬头见
- 040 | **第三章**
打倒菜花它爹
- 063 | **第四章**
地主家的儿子与哑巴
- 081 | **第五章**
我就喜欢我舍不得

目录

CONTENTS

- 098 | **第六章**
先下手为强
- 126 | **第七章**
那一刻的悸动
- 143 | **第八章**
无处按捺的躁动之心
- 172 | **第九章**
爱喝甜豆浆的少年
- 189 | **第十章**
因为我喜欢你呀



目录

CONTENTS

- 212 | 第**十一**章
已婚妇女系
- 225 | 第**十二**章
笨的人被聪明的人宠
- 243 | 第**十三**章
我想听你说我爱你
- 258 | 第**十四**章
他的世界绚烂无比

- 280 | 第**十五**章
从此与你幸运相赠

- 301 | 番外**一**
小照

- 304 | 番外**二**
游戏

- 306 | 番外**三**
小可怜





第一章

青春从
遇见你开始

面包车稳稳地停在学校门口的时候，夏川还未醒来，她的身子斜靠在中座右车门上，两边耳朵堵着耳机，里面的音乐催眠效果太好。

车上总共四个学生，一个司机。

司机完成任务，如往常一样打算把所有人像卸货一样都给卸了。

他象征性地说了一句：“到了啊，自己的行李都拿走，别落下了。”

夏川依旧睡得昏沉，鼻息均匀。

车内的冷气开得很足，令所有人都感到很舒服，但是再舒服也得下车。

现在的首要任务是，他们要叫醒一个靠在下车门上的人。

坐在夏川后排的朱甜轻轻推了推她的肩膀。

“夏川，醒醒，到了！”朱甜摘了夏川左边的耳机，凑到她耳边拖着压低的声音喊着。

然而，一点效果都没有。

夏川的睡眠沉得很，在座的人都知道。

在夏川左边的方城倒也不心急了，干脆坐在位置上准备看戏，等着堵在车门口的人什么时候醒来。

他憋着笑意道：“要不谁上去亲一口，保准儿惊醒。”

他这话是说给某人听的，说完瞥了一眼前座，没人回头，只听见“咔嗒”一声开车门的声音，再是“啪”的重重的关车门声。

一人率先从前门下了车。

这小子的动作总是那么迅速利落，又很会抢位置。他们几个人坐在后面挨着行李挤得伸不了腿，他倒好，坐在副驾驶座上悠闲地打了一小时的游戏。

方城对此尤为不满，因为他忘记将自己的PSP带来，被前面人打游戏的声音给折磨得手痒难耐。

刚下车的人绕到了推拉门外，一只手懒洋洋地垂在身侧，另一只手拉住车门的外把手，微微使力，门“哗”的一声就滑开了。

贴着车门的人失去了支撑，半睁着眼睛斜斜地就要倒下去，一只手及时抵住她的右肩，像是推着一座山。

“睡得像头猪一样也没人叫得醒你，你昨晚上干什么大事情了？一大早就顶着一对熊猫眼，总不会是做了金榜题名的梦吧？姐姐，这才开学呢……”

完全嫌弃的声音，夏川听惯了，见怪不怪。

外面一阵灼热的暑气灌进来，她揉揉双眼，接着掩住嘴巴打了个哈欠，又伸了个懒腰，困得不想回话。

方城见出路通了，开始着手拉行李袋子，适时插了句嘴：“夏川晚上做什么，你不是都知道的吗？你俩住那么近。”

夏川瞥了方城一眼。

朱甜的心情好，跟着哈哈一笑，话却是对方城说的：“不只是那么近，你应该说他们就隔着一堵墙。”

“对，就几步路的距离。”方城说着故意压低声音凑向朱甜，“不过我猜夏川晚上睡觉肯定锁着门，不然那个……你知道的……”

说完他“嗯哼”一声，暧昧地配合着挑了一下眉头。

后半句话是窃窃私语，不过从语气中也能联想出来，方城这人嘴中说不出什么好话来。

夏川习惯了他油嘴滑舌的样子，跟车外面的人一个德行。她用折叠伞柄作势捅了捅方城的肚子，威胁他道：“说什么呢？”

方城立刻停下手上的动作，配合着举起双手，很真诚地说道：“我没说你，我是说他晚上会梦游，你要是睡着了不锁门，他指不定起来以后就睡你房间了。”

说出这句话，方城是想到了后果的，果真他还没来得及看车门外人的脸色，就听见一声吼骂：“去你的！我什么时候梦游了？”

话音未落，一个高瘦的人影闪进来，头猛然碰到车顶的声音让人听起来都觉得疼。

来人立刻猫着腰，护住自个的头顶。

方城换上狗腿的憨笑，双手挡在身前：“别别，兄弟，我错了，这件事情我以后就烂在肚子里，绝口不提，你得小心你这五厘米。”

不说还好，说了更让人来气。

“晚了，不揍你一顿我心情不爽！”

两人双拳相握，你推我搡，原本就置身行李堆中，没有任何施展空间，看上去也显然是一场没有力量的嬉闹搏斗。

就几下的工夫，方城就被苏越洲制服在座位上。

夏川很烦他们这样，几个行李袋子都被踩满了脚印，她自己的又死活拉不出来，一看原来是被人用脚给勾住了，再使点劲就完全扯坏了。

她二话不说直接从背后推了那人一把，苏越洲不防，趴在方城的身上差点来个亲密接触，他回头抬起下巴不满道：“干吗暗算我？”

夏川趁那只脚抬起的刹那将袋子拎到了外面，懒得理这两个碍事的家伙，在车外招呼朱甜：“把箱子递给我。”

他们一共四个人，行李加起来有六七件。

夏川背起自己的书包，一手拉起行李箱，一手拎着杂物袋，以最快的速度下了车。

这里的人都是一个镇上的，自从考到了三中，打高一起到现在，每回开学他们都包车一块来学校。司机也是熟人，因此家长们都很放心。

朱甜和夏川已经先行站在车外一边，才看到方城和苏越洲从车上难舍难分地下来，也都拎着自个的行李。

等车门一关，司机很快就将车开走了。

也难怪司机不愿开车送他们进去，每回开学高峰期，就算学校正门和西门大开，来往的车子就只进不出，再加上人和行李众多，次次都堵得水泄不通。

此时，校门口内外已经停满了接送学生的私家车。夏川和朱甜走在前面，拖着行李箱在众多车子的缝隙中钻来钻去。

苏越洲跟在后面，见她们两个说着话很快就没了人影，连一会儿都不愿意等他们。

方城将重物都移到左手上，热情地将右手搭上苏越洲的肩膀，好声好气地摇着他说道：“待会儿有时间，我去找你，把你那个 PSP 借我玩玩。”

苏越洲斜睨他一眼，直接拒绝道：“已经没电了。”

方城大方地说道：“我帮你去充。”

苏越洲还是无动于衷。

方城继续好话说尽。

苏越洲脚步不停，说：“你先把我的那个 MP4 从姚文才的办公桌里拿出来，我再考虑要不要把 PSP 借给你。”

方城立马就蔫了，那个 MP4 是上学期苏越洲借给他之后，由于有次充电没注意，被政教处主任突袭检查没收了。当时他没有勇气站出来承认那个 MP4 是自己的，所以也就不敢去讨要。

于是，MP4 就光荣地在姚老师办公室的抽屉里躺了一个学期，至今也不知能否要得回来。

方城自知错在自己，当时为了赎罪，每天帮苏越洲在食堂排队买饭外加打开水，

但因两人之间的关系之铁，所以双方都没放在心上。

当然，这会儿提起，也并不伤感情，这是作为一个男生对游戏的霸占欲。

苏越洲爱玩游戏，随时随地都需要靠此来打发无聊的时间，哪怕是学习再紧张忙碌，都需要练练手感放松压力。

方城也是，虽然跟苏越洲混在一起之前，他还没有这么大的网瘾，但两人认识之后，就像磁石碰到了铁块，时常在电脑上联机拼杀。

小镇上规模最大的网吧，里面的人都认识苏越洲和方城。每到假日期间，里边就有为他们空着的专座，等着游戏大神的降临。

他们基本上什么都玩，包括 CS、DNF、WOW 等各种时下流行的竞技网游。

苏越洲嫌弃家里的网速太差，基本不在家里玩，一有时间就奔赴所谓的“公会部落”，每回都叫上方城，两人自然而然就练级打出高战术水平。

此刻，回到学校，即将步入高三，苏越洲还没那么大的胆，他打算白天一心一意对付学习，晚上玩几轮游戏放松解压。

想到这里，他将 PSP 小心翼翼地往袋子里塞了塞藏好，这是他好不容易从老妈的眼皮底下转移出来的。

前边就是高三教学楼，上一批人刚填完大学志愿各奔东西，他们这些才将暑假过完四分之三的人就要马不停蹄地赶来，开启高考倒计时模式。

方城见前面的宣传窗外围满了人，也没心思惦记游戏，开始猜想自己会被分到哪个班。

“嘿，我说，高二就分科了，现在还分班，学校也不嫌累，排列组合下全年级的人都该认识了。”方城一边发牢骚一边迫不及待地奔上前去看。

苏越洲也远远望去，尽是些黑压压的脑袋，他站在人群外面搜寻夏川的身影，很快就被蜂拥而上的同学层层覆盖，这情景就像高考放榜时一样热闹。

他喊了一嗓子：“方城，我不看了，你帮我找找。”

半分钟后，夏川从里面挤出来，书包肩带滑下，一张脸涨红，不停地流着汗水。

苏越洲走过去，斜着身子问她：“你哪个班啊？”

夏川整理着手上的东西，不紧不慢地回道：“反正不是跟你一个班。”

苏越洲“哦”了一声，看着她低下去的脑袋，说：“你还帮我看啦，那请问我在哪个班？”

夏川抬起头，扬起了笑脸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只看了我们全班同学的名字，总而言之没有看到你那三个字。”

苏越洲觉得这个笑容很是刺眼，他将视线投到别处，朝人群中吼了一声：“方城，

看见我在哪个班没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方城正瞪着两只眼睛在理科班中一一寻找，看学校张贴的分班名单这事永远是浪费学生的时间，如果不靠口耳相传，简直要逼疯眼神不好的人。

夏川出来后，朱甜也随之出来了，直说找得眼睛都快瞎了。

全年级一共分设十个理科班、六个文科班，班级顺序前理后文，顺序越后楼层越高，一楼是公用教室以及教务处办公室。

朱甜学的是文科，在十五班，她一出来就伏着夏川的肩哀叹起来，称以后每天都要爬五楼，得累断她的腿。

“你在哪个班？”朱甜问道，“反正你肯定在我们班楼下，到时候我就住你们班了，你要收留我。”

夏川伸出整个手掌给她看。

朱甜问：“五班？”

夏川点头。

朱甜闻言更是心里不平了，不停地晃着夏川的身子以泄愤。

苏越洲站在一旁，不痛不痒地说：“多大点事，你这样确实要待五楼，可以顺便减肥。”

朱甜一听到“减肥”两个字，瞬间对苏越洲充满了仇恨，她放开夏川，绷着脸拿书包去打他：“谁胖了，老娘一百斤都没到好不好！”

苏越洲一边巧妙地躲避着，一边云淡风轻地回道：“你口口声声自称老娘，就算不胖，年纪也大了。”

两人跑闹着，方城终于出来了，看得出来他找得挺累，气喘吁吁的。

“哪个班？”苏越洲开门见山地问道。

方城缓了口气：“六班。”

苏越洲一听，不耐烦道：“我说我。”

方城再次喘气，平顺呼吸，抬头猛地勾住苏越洲的脖子，脸上顷刻间堆满笑容：“哥俩好有缘分呀，一个班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苏越洲一顿，再次确认道：“你说我们都在六班？”

“我还能骗你。”方城松开他，突然想起，对另一边的人说道，“对了，夏川，我看到你的名字了，在我们隔壁五班。”

夏川点点头，表示知道。

但她没想到，从高二换到高三，她跟苏越洲居然又在兄弟班。

兄弟班，简单来讲，就是所有课程由相同的老师教学，关系亲密却相互比较又暗中较劲的班级。

八月上旬，离高考还有整整三百天。

夏川在宿舍楼下与朱甜分开，按照小黑板上贴的班级分配名单，顺利找到了三楼靠西的寝室。

整一栋高三宿舍楼，分成男西女东，从两边楼梯分开上去。

相比起高一、高二的八人间统一格局，高三有了四人间和八人间的自由选择。

在高二结束的时候，学校就已经让学生提前选房和缴费。夏川当时默默地选择了八人间，倒是那个周末回家时苏越洲偶然在饭桌上提起，他妈妈陈佩宁说让他们都报四人间，尽量住得宽敞一些。

虽然那额外多交的几百块，对于他们来说不算什么，但对夏川来说有些浪费。尽管她这些年在他们家，吃穿住行各方面花的钱已经数不清，可她总想着能省则省。

昨晚夏川在房间整理东西的时候，陈佩宁进来递给她生活费，这几乎成了上学前的惯例，夏川每次都很不好意思，推来推去，说自己手上的钱还够用。

陈佩宁知道夏川的脾性，爽快地将钱塞到她手里，和颜悦色道：“你每次都够用，苏越洲却天天喊穷。高中最后一年了，别再省着用，在学校尽管吃好点。”

夏川攥着那叠厚厚的钞票，紧抿着嘴唇，说了句：“谢谢阿姨。”

待陈佩宁出去后，夏川将那笔钱展开数了一遍，整整十五张，是她一个月的生活费，与苏越洲的一样。

这是她来到这个家之后，一直感受到的温暖、关心与公平。

这笔钱每个月都会同时派发给苏越洲与夏川，但如何花钱就会有相当大的区别。夏川会给自己留点以积成小部分存款，苏越洲则基本上是月光族一类，到没钱用的时候会找他爸要钱，再不济私下找夏川借点，虽然他从未还过，而夏川也没有惦记着他会还。

只有夏川知道，苏越洲那些额外开支都送给了网吧与游戏。

对他来说，那些是他的精神食粮。

夏川不敢带太多钱去学校，每次只提前往饭卡里面充小部分钱，再随身带点零钱，就能安然度过一周。

报到的第一天，学校食堂没有准点开饭，她去校内的小卖部买了袋吐司当午饭，然后和刚认识的同学一起去新班级了。

教学楼每层四个教室，她们班正好在楼梯口第一个。

夏川才转弯上了走廊，就瞥见前边隔壁班教室外面站着一排男生，背靠着围栏，像是在放风，一条条腿伸得老长，像是索要过路费的恶霸。

虽然有一根墙柱挡着，但夏川一眼就看见了苏越洲与方城两人，正说着没有营养的笑话相互逗趣。

夏川借着身边女同学的身高优势，让自己被完全挡住，等到进自己教室前门的时候，快速闪身进去，却还是听见身后传来一串吹口哨的声音，附带没名没姓的熟悉招呼声：“嘿！”

随行的女同学都循声回过头去。

夏川没有去搭理那人，直接往第四组最里边的方向走去，随意找了个中间排的位置坐下。

很快，班里的同学全部到齐落座，班主任也站在讲台上，所有噪声渐渐平息下来。

班主任姓魏，是个长相憨厚、中气十足的男老师，主教数学。了解的同学都知道，这是专带高三理科班的精英楷模老魏。他称往年从他班里毕业的学生，一本的过线率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。

在全区仅次于一中的三中，能达到这个成绩确实可以自夸。

此话一出，班上的同学瞬间充满信心，犹如得到考神庇佑，就连老魏自吹自诩了十几分钟，每个同学都是一副听得津津有味样子。

夏川在下面小小地打了个哈欠，不自觉地转起手中的笔来。她左手撑着脸颊不经意间回头，看见教室门口处有一个人，正好在她的视线范围之内。

苏越洲跟她的视线撞上，朝她微微抬了抬下巴，他还无聊地站在外面，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。

夏川面无表情地转过头，换了只手托住脸，百无聊赖地翻着自己上学期的笔记本。

老魏的长篇大论讲完，终于开始进入正题——排座位与发新书。

老魏排座位的方式很老套，按照身高排队来衡量，并让全班同学都到外面走廊站着让他过目，亲自审核后再放人一一进入教室。

夏川跟着前面的同学出去，没再见到六班教室外的人，估计也是进去开班会了。

夏川的脑中还想着事情，就被老魏安插到一支队伍中，然后稀里糊涂地跟着前面几个人进了教室，数过去，正好在第一组第五排靠窗的位置。

夏川在新位置上坐下，没过一会儿，她就等到了自己的新同桌，是个高高瘦瘦的男生，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，瞥一眼还挺帅，再看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。

她整理着自己的书包，耳尖地听见前面转过来的女同学激动地说道：“陈尘，我们又是一个班，真是缘分。”

陈尘？

夏川终于想起来，原来他就是以前苏越洲口中常说的球场敌友，并且在年级中被女生传为校草的陈尘。

这回再偷偷看过去，正好对方也望过来，他嘴角微微弯起，友好地朝她笑了笑，叫道：“夏川。”

夏川“嗯”了一声，心中不由得疑惑，很意外他居然认识她。

陈尘解释说：“苏越洲跟我提起过，你跟他住在一起的。”

天哪！那大嘴巴家伙到底跟多少人说了这事？

幸亏陈尘的声音低，除了他俩，周围没人听见。夏川平时极少谈及这件事，原因很简单，不想听到别人说闲话。

她语言苍白地解释道：“他其实是我外婆的舅妈的侄子的孙子。”

陈尘“啊”了一下，很明显被绕晕了，他一脸诧异，最后悠悠地问道：“那你们没血缘关系是吧？”

夏川微微摇头，这关系她至今也没有弄明白，不过事实怎样对她来说不重要。因为她从懂事到现在，就没有见过一个跟她有血缘关系的人。

她就是所谓的孤儿。

她口中的外婆是她来到苏家之前，一心一意领养她又最照顾她的人，直至后来外婆得了偏瘫过世，在她养母夏青梅溺水致死半年后，她才来到了苏家。

夏川改名之前叫夏冰清，冰清也是她在孤儿院的小名。

姓是后来随的夏青梅，当时她与丈夫结婚七年没有孩子，两家人都很着急，看过许多中医，用各种药治疗仍旧没有任何效果，心急之下听从了街坊邻居迷信的言语，说领养孩子能够压命，隔年就能生。

走投无路之下，夏青梅便有了领养孩子的打算。为此，她专门去了一趟孤儿院，在众多大小不一的孩子中过了一眼，很快便相中了坐在位置上专心画画的夏川，模样瞧上去既文静又秀气，一问年龄九岁。

他们夫妻有过心理打算，既然是为了生孩子而领养的，自然要选懂事听话的，小的已经养不起，太大了又没必要，这样年纪的刚刚好。

夏川一听说有人要收养她，受宠若惊过后，暗暗欢喜，在院长的示意下顺从地喊了一声爸爸妈妈，然后就跟着他们步入了从未感受过的家庭生活。

刚开始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周围的人都殷勤地表现出对她的关心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她越发感受到那种关切中带着同情与怜悯，渐渐地，在日常的相处中又有了一点点的敷衍。

破绽是在一天晚上爆发的，当时她在自己的小房间听见隔壁爸妈争吵的声音，蹑手蹑脚地探身趴在门上偷听。九岁的她因为自己的身世很懂得看人脸色，行事也小心翼翼，对于大人说的话理解起来已经不费力，听了那么一儿会工夫，她当即就了解了许多事情。

第一，他们在为无法生出孩子而相互争论与推脱。

第二，妈妈怀疑爸爸在外面跟别人有了孩子，爸爸亲口承认了。

第三，他们说后悔领养了孩子，认为这方法根本不管用。

夏川静静地站在门外听着，没有被任何人发现。她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的，再回到被窝时已经全身冰冷。她神情呆呆的，用被子将自己紧紧捂住，焦虑得一晚上没睡着，头埋在枕巾里忍住哭声，偷偷地抹眼泪。

那件事情之后，家中的状况越演越烈，爸爸在外面的女人挺着微小的肚子上过一次家里。夏川站在夏青梅身后看着他们为这件事闹得鸡飞狗跳，最终还是由一张离婚协议书解决了这些纷争。

打那以后，那个女人仗着身孕时刻找上门来讨说法，夏青梅在家中更没了地位。夏川在一天放学之后直接被外婆接到了舅舅家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，也没有人给过她任何解释。

夏青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变得精神失常，回到家后被周围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，对待夏川也没有了以前的耐心和热情，最终在河边洗衣时不慎落入河中淹死了。

虽说不是亲人，但好歹真心相处过一段日子，那天夏川哭了很久，一整天都挂着泪痕在抽泣。

外婆打那以后身体也变得不太好，却心疼她这个被无辜牵连的孩子，让舅舅一家无论如何也要好好照顾她。

夏川到了陌生的环境，比以往更加小心翼翼，她懂得在得到关照之前要先为对方付出，于是主动帮忙分担各种家务，做力所能及的事情，直到外婆也走了，她的处境变得更加尴尬。

舅舅家有个弟弟，比她小三岁，总爱闹腾和捉弄她，每次夏川都忍气吞声，让自己想开点，只为日子能过得好些。

转机来临的时候，夏川正读五年级，那也是她第一次在舅舅家见到苏越洲和他的父母。

她当时只听说对方是舅舅家的远房亲戚，尚不知那天的见面是他们早就安排好的，为她的转手收养做具体的见面协商。

夏川放学还未放下书包，就被舅妈叫到了房间里，后者快速解释了一番，先说了对方的家庭条件，又对比了自家的情况，言语间充满了无奈和软弱。

言下之意：我们目前养你有点困难，对方现在好心要收养你，而且生活条件也不差，你肯定也是愿意的，所以我们替你答应了，待会儿在人前表现得要乖巧一点。

夏川有片刻的怔愣，一时间有些接受不了。她从孤儿院出来以后，战战兢兢地在别人的屋檐下生活，唯一的愿望只是求个安稳。

她不贪图收养她的家庭条件如何，只是怕对方突然说要放弃她，这种感觉无异于从天堂跌回地狱，从出生到现在，已经是第三次了。

舅妈见她的表情不自然，以为她不相信，接着劝道：“看到家门口的那辆车子了吗？那就是他们开来的，都可以买一套房子呢。你弟弟还小，以后我们也要给他

买房买车，家里的压力很大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赚钱其实很辛苦……”

舅妈说着说着双手圈住了夏川的身子，用轻柔又无力的语言劝着她，又说她来到这个家之后很招人喜欢，对方也是听说了这一点后才决定领养她的，过去以后她将不愁吃不愁穿，还能想要什么有什么，总之比现在要好很多，不会让她后悔。

夏川最初怏怏不乐，听舅妈苦口婆心地说完一大段话后，才明白自己对别人来说永远是个累赘，现在的区别只不过是有一个新的家庭不嫌弃自己是个累赘而已。

她就像是一条寄生虫，从母体出来后就被抛弃，只能寻求别人的怜悯来存活，每一次当她以为是人生转机的时候，却再度因为复杂的家庭因素陷入尴尬的局面。

直到此刻，她又面临新的人生选择，可是作为一个没有家没有亲人的人，没有资格选择，有人愿意选择自己，已经是一桩非常幸运的事了。

这个道理她坚信了几年，没有人比她体会得更透彻。

她身边的同学朋友，永远不会担心第二天还能不能在当前的屋檐下生活。

在舅舅家生活了两年多，夏川已经很感恩，毕竟因缘际会，她才能离开孤儿院那个特殊群体，成为现在这样的人。

而从舅妈的眼神中，她更加读懂的一点就是，她永远是一个孤独的个体，即使住在别人家中，也永远无法融进对方的家庭。

没有血缘关系作为纽带，她怎么能被别人认可呢？

她用苟且偷生般的心态度过一天又一天，只盼着现世安稳，待成年独立后可以真真正正地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并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。

在舅妈的带领示意下，夏川到了厅堂喊了对方叔叔阿姨，接着给他们倒茶水。她低着头给他们一个个添着水，到了那个整只右手臂缠着绷带的同龄男生面前时，被对方制止了。

男孩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捂住杯口，警惕地看着她说：“我不喝茶。”

那人便是苏越洲，夏川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，高冷又傲慢，眉梢上挑如弯钩，翘着嘴角以示对她的不满，浑身充斥着叛逆的痞气，并且他有一瞬间起身站在她面前，足足矮了她几厘米。

他先前积攒的那些气势顿时被夏川一个俯视的眼神无形秒杀了。

夏川和陈尘成了同桌，苏越洲是当天晚自习的时候才知道的。

傍晚从宿舍搞完卫生出来，夏川跟室友去食堂吃晚饭，然后回教室上晚自习，到得早了些，教室里仅有五六个人在看书预习。

恰好老魏也在，正站在讲台边研究着手中的班级花名册。

夏川猜想，那上面应该是全班上学期期末的总分排名，她白天瞄过一眼，自己排在第五的位置。